

人類學的田野調查： 不會結束的「田野」與故事

劉堉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

目錄

- 田野是什麼？
- 人類學與田野調查
- 田野的技藝
- 我與我的「田野」：藏人難民的研究
- 流亡藏人在印度：身分、文化與生活
- 流亡之後？：跨國的再遷徙
- 新田野的開展與關注
- 人類學「田野」的過去與現在

田野是什麼？

- 大家認識的「田野」是什麼？
- 「田野」= 訪談？
- 「田野」就是去當地逛一逛、走一走？待幾天就好？
- 人類學的田野有什麼特色？目的是什麼？

當地人的觀點（native's point of view）

- 何謂「當地人的觀點」？
- 為什麼理解「當地人的觀點」是重要的？
- 要怎麼理解當地人的觀點？
- 長期「生活」在當地
- 「參與觀察」（與普通的「觀察」差別在哪裡？）
- 學習當地的語言、用當地人的方式理解事物（**語言**是進行田野非常重要的媒介）

「傳統」/早期的人類學田野

- 「異」文化研究－陌生、遙遠、孤立的社群研究
- 清楚的時間、空間劃界：「進入」田野、「離開」田野
- 田野的意義: living (thinking, acting, talking...) as **the native**
- 進入田野: 浸淫在當地，透過「重新社會化」，經歷當地的日常生活
- 離開田野: 回到自己的社會與生活日常，開始進行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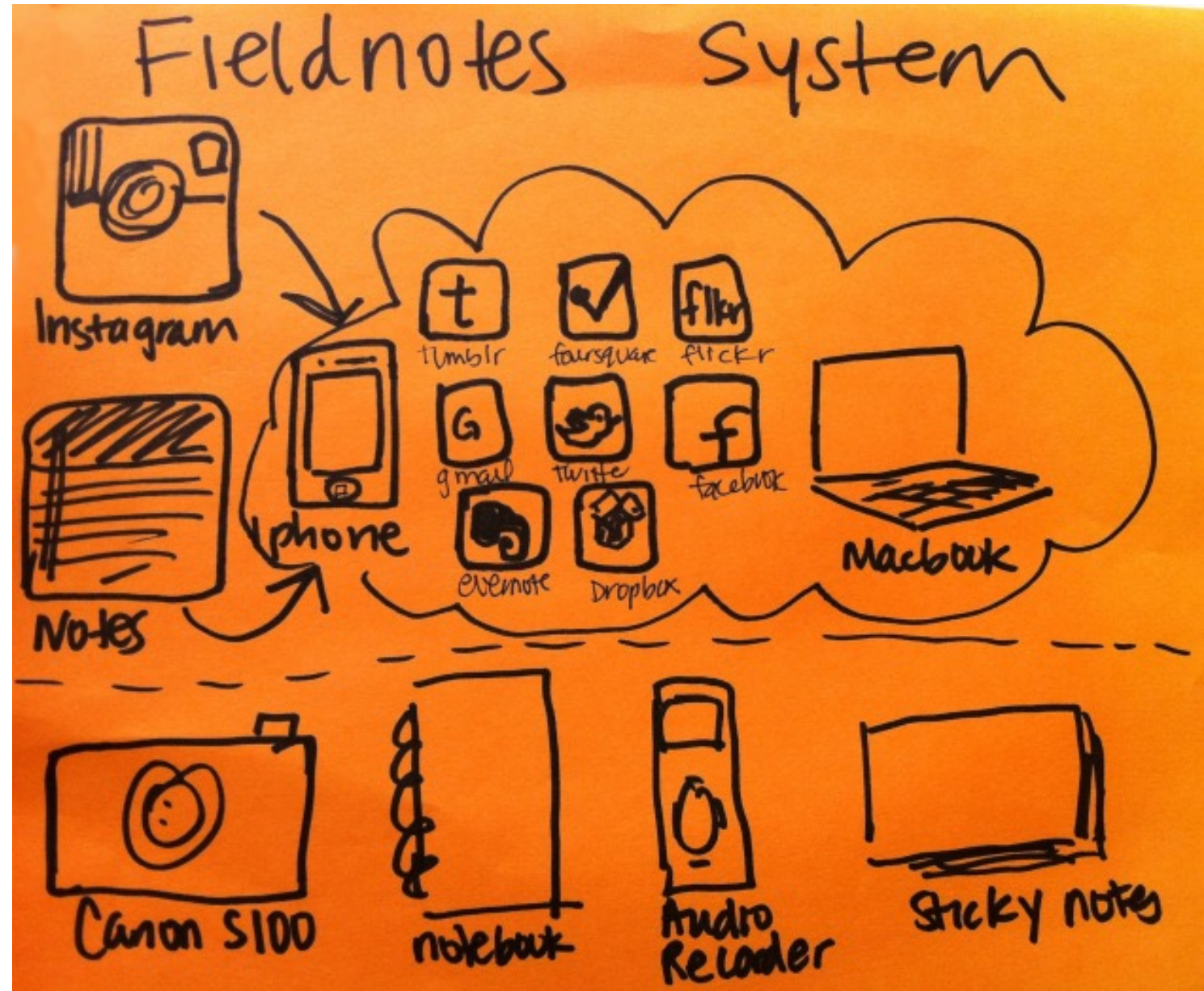
當代人類學「田野」的性質與挑戰

- 「異」「同」經驗的交融與交錯— **他者**與**自我**經驗、語彙的交疊
- 「田野」的空間與時間劃分，**不再清楚**（也漸漸不具有清楚劃分的意義）
- 「田野」性質的重新反省：任何田野，都難以逃離隱含的「多點」意義
- 「進入」/「離開」田野的意義：心境上的劃分
- 重省與挑戰：他／我界線的模糊與難以界定，田野時／空的難以劃分
- **移動、流動、分散、多點的田野脈絡**
- **不變的基礎**：「他」「我」差異界線差異的凸顯、跨越與重構
- 「自我」/研究者不斷在發現、碰撞、協商各種差異界線的過程

田野的技藝



*How one modern
Ethnographer uses
technology to perform
fieldwork?*



田野的技藝

- 參與觀察
- 日常對話
- 畫系譜
- 家戶資料普查
- 深度訪談
- **Key informants**（關鍵報導人）
- 生命史

田野筆記



我與我的「田野」：藏人難民的研究

(2007年至今)



❖ 何謂「難民」 (refugees)

- 「難民」 (refugees) 在國際公約中的正式定義與定位，主要來自於1951年聯合國的《難民地位公約》 (the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一般又稱為‘The 1951 Refugee Convention’)
- 聯合國難民署 (UNHCR,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於1967年另立《難民公約議定書》 (The Convention’s 1967 Protocol)，延伸1951年公約對「難民」現象的解釋，將視野從歐洲擴展至全球
- 這兩個國際公約不但定義了「難民」認定的標準，且要求所有簽約國都必須提供合乎「難民」身分者符合公約標準的社會資源、法定身分權利與生活保障，其最大的目的，在提供流亡人群「國家」規範之上的強制保障

Refugee的定義

- 「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

("[A]ny person who: owing to a well-founded fear of being persecuted for reasons of race, religion, nationality, membership of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or political opinion, is outside the country of his nationality, and is unable to or, owing to such fear, is unwilling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that country")

- 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及議定書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

公約締約國有義務保障難民的法律上地位、司法地位、提供身分證件、接受正當法律程序審判的權利、財產權、有償工作權、結社權利、遷徙自由，福利救助例如：居住權、（與締約國本國人民同等之）公共救濟與援助、房屋優遇

- 依據此公約第一條第2項第1款，無論請求庇護者具有國籍、或無國籍都適用
- 世界難民日：每年的6月20日 (原為非洲難民日，UNHCR訂定)

國際「難民」（refugees）公約

- 至今約有**149**個國家簽屬**1951**的《難民地位公約》及**1967**年的《難民公約議定書》，多數國家同時為該兩公約的簽署國
- UNHCR: <https://www.unhcr.org/1951-refugee-convention.html>
- 在南亞與東南亞的國家中，雖然長久以來即是各種難民人群產生與流動之地，但至今僅有**阿富汗、菲律賓與柬埔寨**為上述公約之成員

難民相關的議題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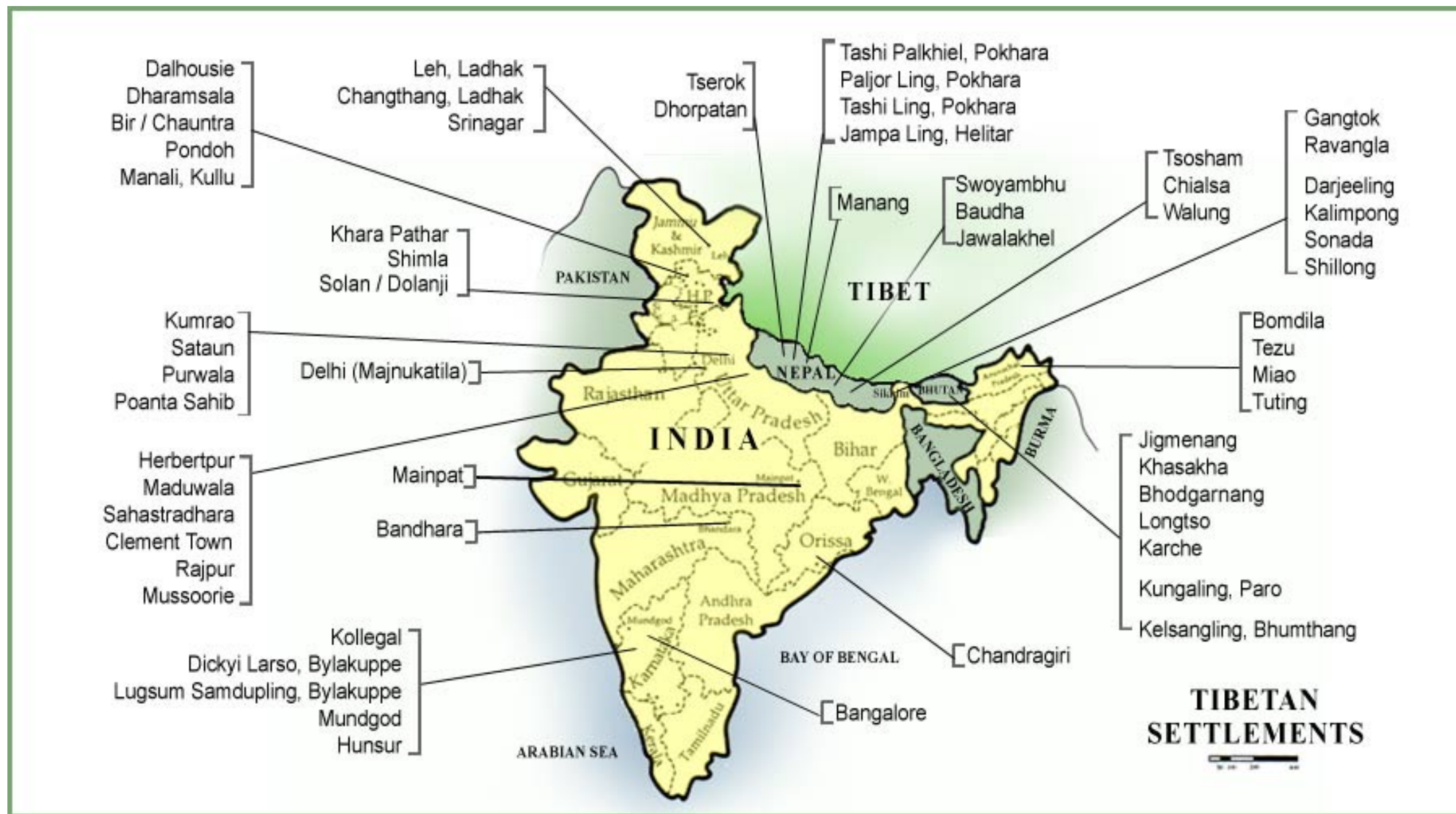
- 產生背景：戰爭（國家內部或跨國的衝突）、生態環境（自然環境的改變、食物缺乏／poverty）、文化／族群／宗教（緊張／衝突）
- 逃難的過程（被迫的移動過程）：**human smuggling/trafficking**
- 兒童議題：成長、教育、社會適應、心理創傷
- 人權議題
- 文化議題
- 社會議題
- 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人口、歷史學...

流亡印度的藏人難民

- Since 1950s
- The 14th Dalai Lama fled into India in March 1959
- Government of India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PM, Pandit Jawaharla Nehru) agreed to grant asylum to about 80,000 Tibetans (**over 100,000 now**)
- Many continued to cross borders to Nepal, (Bhutan) and India, until now.
-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 functioning as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was established in Dharamsala, North India (**also referred to as Dharamsala Gov**)



流亡藏人屯墾區：39個在印度、12個在尼泊爾、7個在不丹



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身分政治

「例外」的身分空間：永遠的客居者

‘Every Country is a “foreign” country for Tibetans, even India where we were born and grew up.’ (Sonam, 2008, In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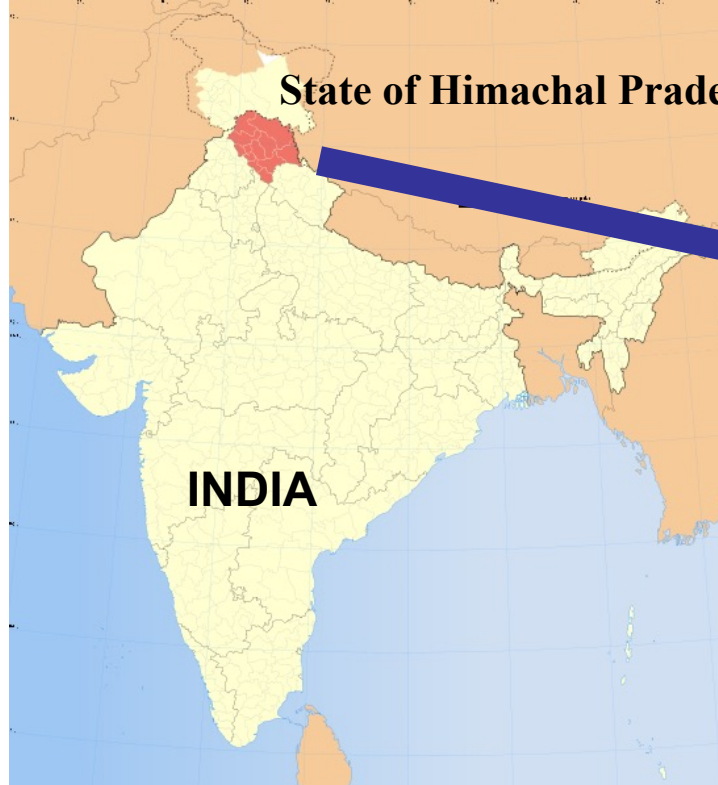
- 印度政府根據1946年的《外國人法》（**Foreigners Act 1946**）以及1939年的《外國人登記法》（**The Registration of Foreigners Act 1939**），將境內所有非公民皆視為「**外國人**」，印度政府擁有限制其（土地）所有權、工作權、自由移動權、言論權與集會權等之權力
- 在此「外國人」分類下，印度政府對待境內難民的態度亦會依不同人群（如來源國、宗教、文化等）、不同時空情境等而有不同的政策作為
- 針對1950s-70s間進入印度的藏人，印度政府是以分配土地（借租給**西藏流亡政府**）的方式，讓他們建立屯墾區，並且核發相關身分證件：包括了居留證（**RC**, Resident Certificate）以及可以在國際間移動的旅行證件（**IC**, Identity Certificate）

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身分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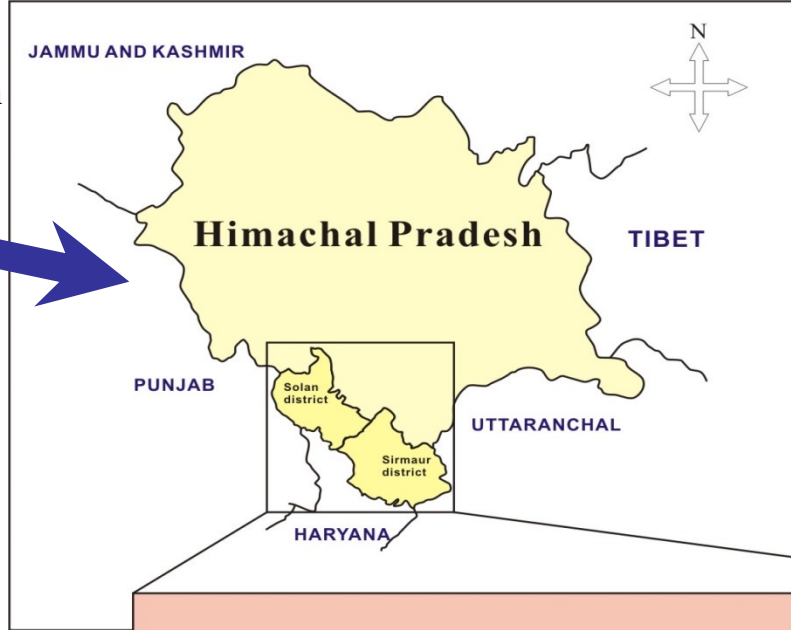
「例外」的身分空間：永遠的客居者

- 藏人與印度境內的其他難民（如坦米爾或羅興亞難民）有所區別：雖然在國際組織的論述中同屬難民，但藏人不住在臨時難民營（**refugee camps**），也不是由聯合國難民署負責
- 印度治理下的例外身份，雖然給予藏人一個可以在印度生活的暫時空間，卻也同時**排除了**他們進一步成為印度公民或由聯合國難民署接管、安置到第三國家的可能性
- 這個凍結般的「**外國人**」**身份**，讓藏人在印度處於一個雖享有部分例外（有自己的屯墾區）、卻也遭受各種排除，且無法改變的停滯狀態
- 他們在印度的國家體制中不具參與權利，生活的許多面向也受到限制與排除（包括移動與工作機會的限制，以及無法持有／買賣土地與房屋等）
- **許多年輕藏人在近幾十年來，因而想辦法往外移動...**

我的第一個田野地



State of Himachal Pradesh



Himachal Pradesh



THE MAP IS NOT TO THE SCALE

Graphics: Lhati Nyima dhundup, TTEF

我的田野地：
北印度的藏人難民
屯墾區

主要田野時間：
2007.2-2008.3
2008.12-2009.1
2019.1-2

屯墾區衛星鳥瞰圖



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社會、生活與文化實踐

流亡政治組織：西藏流亡政府與人民議會

- 1960年：西藏流亡政府（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在北印度 Dharamsala 成立

- 1960年：第一屆西藏人民議會（國會）產生

區域代表 - 安多、康、衛藏

宗教傳統代表 - 寧瑪、薩迦、噶舉、格魯

以寺院為中心、由寺院領導的社會

■延續傳統的社會生活

- 以寺院為中心
- 舊的地域認同延伸成為新社區人際關係建立的基礎

■新元素的加入

- 宗教認同對地域性認同的整合
(苯教信仰作為人群 界線劃分的概念)
- 國族認同對宗派、地域性認同的整合
(國族主義的概念)
- 流亡的情境 (人群社會被打散、再重組的過程)



Singing 'We will go back to Tibet'

多蘭吉屯墾區藏人的日常與年度節慶

■ 宗教節慶：藏曆為主

如教派創教者與幾個大寺廟創廟住持的紀念日

■ 屯墾區建立紀念日(5月28日)

■ 流亡政府官方節慶：藏曆&西曆皆有

如新年(藏曆)、Lhasa Uprising Day(3月10日)、達賴喇嘛生日(7月6日)

■ 印度政府官方節慶/假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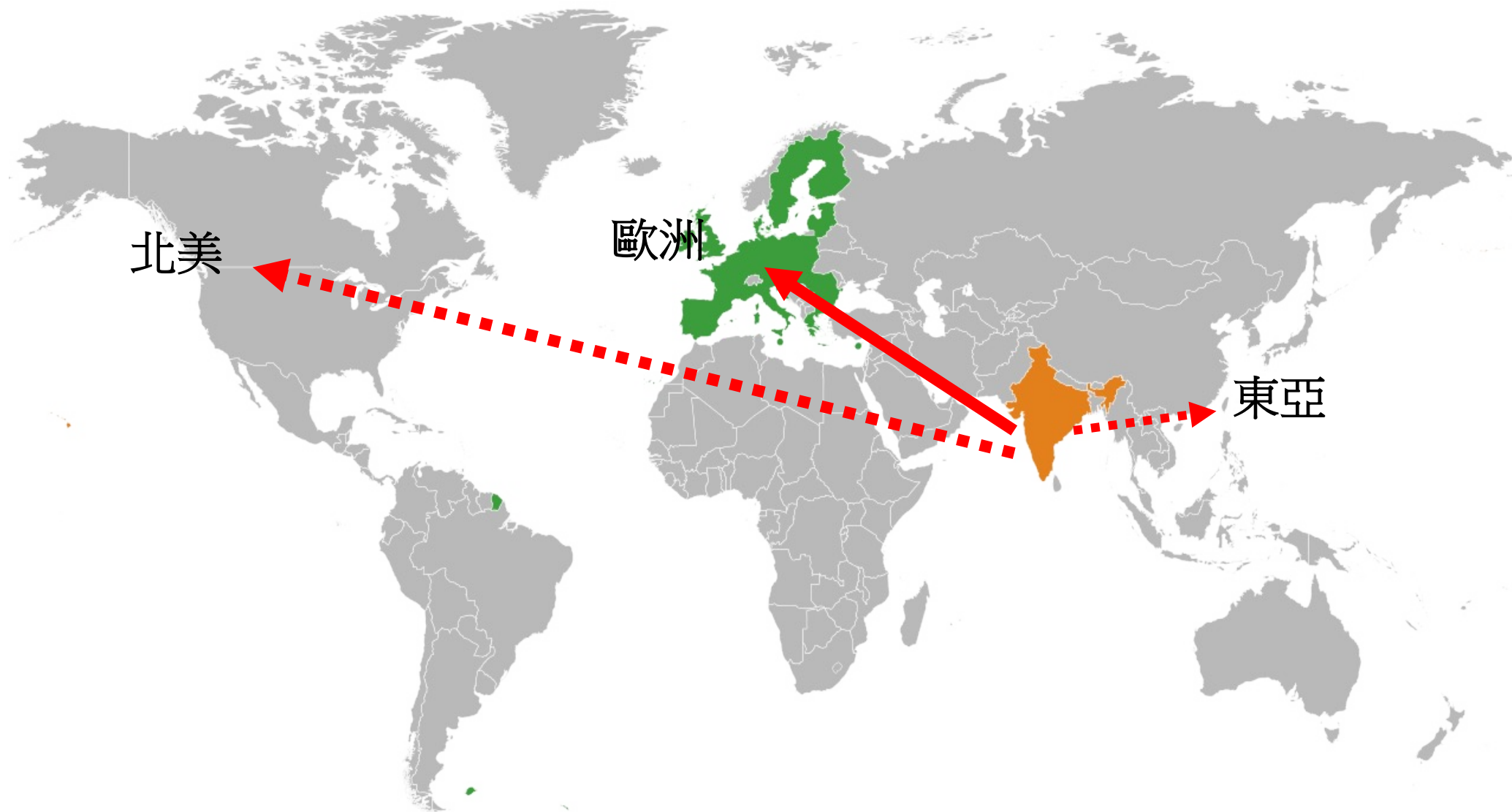
■ 以傳統地域人群為對象的節日：藏曆為主，幾乎只有第一代參與





流亡之後？：跨國的再遷徙

a new generation of diaspora（新世代的跨國再遷移）



新田野的開展與關注

- 延續的田野
- 流亡藏人在歐洲：南亞流亡藏人的國際再遷移與生存策略

藏人新世代的流動與對「更好生活」的追尋

Going 'outside' : 對「外面世界」/「更好生活」的想望

- 在印度/尼泊爾的藏人社群，常會把往其他地方的移動（不包含印度、尼泊爾與中國），稱為「出去」（going 'outside' 或 moving 'outside'）
- 在歐美等地的藏人，也常會自認自己「在『外面』」
- 如：'he/she went "outside"'; 'We are "outside" enjoying our life...'
- 對這些年輕一代的藏人而言，「外面」的世界另人嚮往，代表著更好的生活（a better life）

當代藏人的跨國再遷徙

a new generation of diaspora

- **移動的國家**：以歐洲與北美占多數，歐洲在近幾年又以法國為多。部分移動到非英語系國家者（如瑞士、法國），也會再度移動到英語系的英國、加拿大或美國。
- **移動的形式**：自發、個人的跨國移動（非集體、專案式的移動）
- **誰在移動？**：有近期自中國藏區逃往印度者、亦有出生於尼泊爾或印度的流亡第二代與第三代

延續的田野（2016-2020）

- 先行性調查：2016年6月-7月（法國）
- 主要田野階段：
 - 2018年1月23日至2月22日（法國）
 - 2018年7月11日至8月16日（法國）
 - 2019年1月29日至2月14日（印度）
 - 2019年7月1至25日（法國）
- 延伸與補充：
 - 2020年1月26日至2月7日（尼泊爾）

新田野的挑戰

- 從村落式、單點的田野，到**多點**田野
- 從「定著」的田野到「移動」的田野
- **人**在哪裡？田野的**場域**在哪裡？

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改變與挑戰

- 過去: 定點、長期、與研究社群共居的研究方式
- 現在: 更多樣的田野場域（都市、商店、街坊、虛擬社群等）
- 研究者有時甚至不需要離開「家」就可以進行田野觀察
- 許多研究者面對的，是不再清楚界定的關於「田野場域的進入與離開」

人類學「田野」的過去與現在



感謝聆聽!!

每個人的田野都不一樣
每一次的田野也都一樣